**〈豐湖雜記〉─ 徐旭曾**

博羅、東莞某鄉，近因小故，激成土客鬥案，經兩縣會營彈壓，由紳耆調解，始息。院內諸生詢餘何謂土與客？答以客者對土而言，寄居該地之謂也。吾祖宗以來，世居數百年，何以仍稱爲客？余口述，博羅韓生以筆記之。（嘉慶乙亥五月念日）

今日之客人，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，忠義之後也。自宋徽 、欽北狩，高宗南渡，故家世胄先後由中州山左，越淮渡江從之。寄居蘇、浙各地，迨元兵大舉南下，宋帝輾轉播遷，南來嶺表，不但故家世胄，即百姓亦多舉族相隨。有由贛而閩、沿海至粵者；有由湘、贛逾嶺至粵者。沿途據險與元兵戰，或徒手與元兵搏，全家覆滅、全族覆滅者，殆如恒河沙數。天不祚宋，崖門蹈海，國運遂終。其隨帝南來，歷萬死而一生之遺民，固猶到處皆是也。雖痛國亡家破，然不甘田橫島五百人之自殺，猶存生聚教訓，復仇雪耻之心。 一因風俗語言之不同，而烟瘴潮濕，又多生疾病，雅不欲與土人混處，欲擇距內省稍近之地而居之；一因同屬患難餘生，不應東離西散，應同居一地，聲氣既無隔閡，休戚始可相關，其忠義之心，可謂不因地而殊，不因時而異矣。當時元兵殘暴，所過成墟。粵之土人，亦爭向海濱各縣逃避，其粵、閩、贛、湘邊境，毗連千數里之地，常不數十里無人烟者，於是遂相率遷居該地焉。西起大庾，東至閩汀，縱橫蜿蜒，山之南、山之北皆屬之。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，江西之南安，贛州、寧都各屬，廣東之南雄、韶州、連州、惠州、嘉應各屬，及潮州之大埔、豐順，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。

所居既定，各就其地，各治其事，披荊斬棘，築室墾田，種之植之，耕之獲之，興利除害，休養生息，曾幾何時，隨成一種風氣矣。粵之土人，稱該地之人爲客；該地之人，也自稱爲客人。終元之世，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，非忠義之後，其孰能之！？

客人以耕讀爲本，家雖貧亦必令其子弟讀書，鮮有不識字、不知稼穡者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即古人“負耒橫經”之教也。

客人多精技擊，傳自少林真派。每至冬月農暇，相率練習拳脚、刀劍、矛挺之術。即古人“農隙講武”之意也。

客人婦女，其先亦纏足者。自經國變，艱苦備嘗，始知纏足之害，厥後，生女不論貧富，皆以纏足爲戒。自幼至長，教以立身持家之道。其于歸夫家，凡耕種、樵牧、井臼、炊釁、紡織、縫紉之事，皆一身而兼之；事翁姑，教兒女，經理家政，井井有條，其聰明才力，真勝於男子矣，夫豈他處之婦女所可及哉！又客人之婦女，未有爲娼妓者，雖曰禮教自持，亦由其勤儉足以自立也。

要之，客人之風俗儉勤樸厚，故其人崇禮讓，重廉耻，習勞耐苦，質而有文。余昔在戶部供職，奉派視察河工，稽查漕運鹺務，屢至汴、濟、淮、徐各地，見其鄉村市集間，冠婚喪祭，年節往來之習俗，多有與客人相同者，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說，爲不誣也。客人語言，雖與內地各行省小有不同，而其讀書之音則甚正。故初離鄉井，行經內地，隨處都可相通。惟與土人風俗語言，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。彼土人，以吾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同也，故仍稱吾爲客人；吾客人，亦因彼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吾同也，故仍自稱爲客人。客者對土而言。土與客之風俗語言不能同，則土自土，客自客，土其所土，客吾所客，恐再千數百年，亦猶諸今日也。

嘉應宋芷灣檢討，曲江周慎軒學博，嘗爲余書：嘉應、汀州、韶州之客人，尚有自東晋後遷來者，但爲數不多也。